

夷

堅

志

夷堅丁志序

凡甲丁四書爲一百有五十事亡慮三十萬
言有觀而笑者曰詩書易春秋通不贏卜萬言
司馬氏史記上下數千載多纔八十萬言子不
能玩心聖經啓矐門戶頤以三十年之久勞勤
心口耳日瑣瑣從事於神奇荒怪索墨費紙殆
半太史公書曼漣支離連犴釀聖人所不語
揚子雲所不讀有是書不能爲益毫毛無是書
於世何所欠既已人可笑而又稽以爲驗非必

出於當世賢卿大夫蓋寒人野僧山客道士瞽
巫俚婦下隸走卒凡以異聞至亦欣欣然受之
不致詰人何用考信茲非益可笑與予亦笑曰
六經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若太史公之說吾
請即子之言而印焉彼記秦穆公趙簡子不神
竒乎長陵神君圮下黃石不荒恠乎書荆軻事
證侍醫夏無且 留侯容貌證畫工侍醫畫工
與前所謂寒人巫隸何以異善學太史公宜未
有如吾者子持此古歸姑闕其笑也日戊志

聖像暴露取所餘三門屋蔽之而覆以茅未幾
又摧敗路人至買弱笠繫於像頂以遮兩日堯
卿忽得病凡半年四體臭腐血液交流痛苦萬
狀親朋問訊者莫敢窺其戶旦死見黃衣人來
追明言理會拆觀事李守及象求之彰亦相繼
亡獨堯卿受禍最酷李蓋為所誤云村墟民覩
咎證如此共率錢粟作屋三間移像事之如故
時紹興二十七年也後五年予聞之於知軍向

仲德士俊云

夷堅丁志卷第

夷堅丁志目

卷第一

王浪仙

左都監

夏氏骰子

挑氣法

金陵邸

僧如勝

許提刑

治挑生法

南豐知縣

卷第二

鄒家犬

管樞密

富池廟

海鹽道人

張通判

潮州孕婦

劉道昌

劉三娘

丘氏承禍

張敦夢醫

小孤廟

濟南王生

二鼉哦詩

孫士道

張注夢

李家遇仙丹

興國獄卒

宣城死婦

白沙驛鬼

李元禮

卷第三

武師亮

王通判僕妻

雲林山

孫光祿

江致平

嵩山竹林寺

陸仲舉

洛中怪獸

翁起子

胡大夫

窓櫺小婦

韶州東驛

海門鹽場

揚州醉人

海門主簿

南豐主簿

謝花六

卷第四十四事

孫五哥

司命府丞

劉士彥

蔣濟馬

皂衣髻婦

沅州秀才

德清樹妖

郭簽判女

鎮江酒庫

胡教授母

戴世榮

京西田中蛇

建昌井中魚

王立燒鴨

卷第五 十五事

三士問相

陳通判女

四眼狗

師逸來生債

張一償債

吳輝妻妾

句容人

荆山莊壘

負家犬

威懷廟神

靈泉鬼魁

魚病豆瘡

石曰湖螭龍

陳才輔

張琴童

卷第六 十四事

和州毛

王文卿相

奢侈報

陳元輿

高氏飢蟲

翁吉師

陳墓杉木

永寧莊牛

犬齧綠袍人

葉德孚

茅山道人

泉州揚客

僧化犬賦

張翁殺蠶

卷第七十六事

戴樓門宅

林氏壻婢

王厚蘿蔔

天台玉蟾蜍

濟州逆馬

南京龜蛇

東國大夫

朱勝私印

大軍王

張氏獄

湯史二相

荆山客邸

夏二娘

華陰小廳子

武昌州宅

大庾疑訟

卷第八 十四事

華陽洞門

雷擊王四

南豐雷媪

泥中人跡

宜黃人相船

頰瘤巨虱

胡道士

趙監廟

亂漢道人

和旨樓

吳僧伽

何丞相

鼎州汲婦

瑞雲雀

卷第九 十一事

太原意娘

許道壽

滕明之

西池游

舒懋歟鱗異

陳媳婦

河東鄭屠

張顏承節

龍澤陳永年

錢塘潮

陝西劉生

要二逆報

卷第十 十三事

鄧城巫

徐樓臺

符助教

水陽陸醫

秦楚材

建康頭陀

洞元先生

天門授事

大洪山跛虎

張臺卿詞

新建獄

潮州象

劉左武

卷第十一 十四事

田道人

餅由桃花

豐城孝婦

李衛公廟

天隨子

鄭僑雲梯

金雞渡

黃龍溪

蔡河秀才

桂林庫溝

王從事妻

沈仲隊崖

沈緯甫

霍將軍

卷第十二 十六事

龔丕顯

遜長老

王寓判玉堂

汀民呪詛獄

鄭安子孫

溫大賣木

陳十四父子

西津亭詞

吉撫之妻

胡生妻

謝眼妖術

薛士隆

洞庭走沙

淮陰人

淮陰民女

李婦食醋

卷第十三十五事

邢舜舉

高縣君

李遇與鬼鬪

潘秀才

周三郎

漢陽石榴

昭惠齋

孔勞蟲

梁統制

李氏虎首

張尚書兒

閻四老

葉克己

臨安民

雞頭人

卷第十四 十二事

武真人

存心齋

明州老羽

千雞夢

武唐公

孔都

白崖神

慈感蚌珠

蔡郝妻妾

郭提刑妾

劉十九郎

雷震大

卷第十五 十六事

譚李二醫

黃谷取膽

賈林惡夢

龜夢告方

田三姑

汪澄憑語

聶進食厭物

新廣祐王

詹小哥

晁端揆

水上婦人

張珪復生

張客竒遇

吳二孝感

杜默謁項王

龜鶴小石

卷第十六

胡飛英夢

蔡相骨字

鄭生夫婦

黃安道

吳民放鯁

仙舟上天

雷丹

酒蟲

牛舍利塔

雞子夢

浙西提舉

胡邦寧

祝鑰二刀

國子監夢

龍華三會

葉芮江舟

玉真道人

臨邛李生

吳氏迎婦

卷第十七

甘棠失目

瑠璃餅

袁仲誠

閻羅城

王稹不飲

淳安民

薛賀州

三鴉鎮

劉堯舉

卷第十八

路當可

史翁女

劉狗糜

袁孝顯

齊安百詠

李菱遇仙

饒廷直

紫姑藍粥詩

張珍奴

賣詩秀才

東坡雪堂

唐蕭氏女

卷第十九

留怙香囊

英華詩詞

黃州野人

史言命術

玉女喜神術

盱江丁僧

江南木客

鬼卒渡溪

龍門山

柳卒唐顛

復塘龍珠

建昌犀石

陳氏妻

謝生靈棋

許德和麥

卷第二十三事

郎巖妻

黃資深

蛇妖

二狗

紅葉入懷

楊氏竈神

姚師丈

徐以

朱承議

巴山蛇

興國道人

陳磨鏡

烏山媪

凡二百九十二事

夷堅丁志卷第一 十二事

王浪仙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即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何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槩又

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旣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諸罰不少貸王書判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

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
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
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
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
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真
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
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
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王生預席守曰王先
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

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
趨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吏郵筒發
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
三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
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
兼程而北示爲晚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
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
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僧如勝

永嘉僧如勝與鄉僧行脚至臨安憩道店見小兒擲卦影者勝筮之兆云有玉在土中至九月十六日當出土兒曰吉卦也鄉僧得兆畫官人挽弓射一僧兩矢不中後一矢貫其足下有龍蟠兒不能曉僧自推之曰我必將以薦作長老至三乃効耳人龍者君象我且游京師庶或幸未幾鎮江太守具帖疏備禮延如勝住甘露寺正以九月十六日鄉僧亦喜謂且繼此得志數年無所成會抗卒陳通作亂僧避入南山嘗

出至山腰蔽樹視下賊黨數輩行陋中仰高亂射以搜伏兵連發三矢最後正中僧足別一僧坐于傍曰隆上坐乃始驗卦中象無一不應云

左都監

修武郎左良紹興二十八年爲婺州兵馬都監

赴幕官王作德

日休

晚集歸家已夜兩人隨之

而入至中堂乃覺良怒曰汝何爲者敢至此執具一痛極之首有兩角屹然良知其陰吏也猶不肯釋其一從後捽良瞽仆坐遂冥冥長往將

曉乃甦言被追到冥府二使方白其拒抗之罪
主者審姓名對曰婺州都監左良主者曰吾命
逮左琅何關此人事即放還良行十餘步回顧
則二使者已對繫於廡間矣明日同官來問良
疾具說其故良嘗在張魏公府爲帳下氣幹甚
偉自再生之後神觀索然蓋人與鬼鬪爲所傷
云

許提刑

靖康冬金人再度河河北提刑許亢坐弃洛口

奔潰竄吉陽會中原亂不之貶所與二子及從
卒十餘人間關至南康不欲與州郡相聞但入
廬山一小寺棲止僕因摘園蔬與僧爭閔僧密
詣郡告云遭潰兵行劫實繁有徒郡守李定信
之即調兵授甲圍其寺盡縛亢父子并從卒送
獄亢至廷下大呼稱枉且具言平生資歷定曰
豈有曾爲監司所至不出謁而避匿者乎諭獄
吏研鞫不得情乃遣孔目吏入囚室陽與好言
探跡具酒同飲了無盜劫之狀亢倉黃南來妻

妾淪落告救不一存無以自明定疑不可解

長子善占夢亢語之曰吾夢父子持繖行雨中
已而大風起吹三繖皆半裂飛去是何祥邪子
泣曰夢殊不吉此父子離散爲三之象也是夕
孔目又來携酒殺甚盛與三許劇飲且滿酌屬
亢曰提刑勉一醉少頃徒兩令郎它舍矣會罷
各分囚之過夜半悉以鐵椎擊死定上奏自言
有除盜之功未報而卒凡豫其事者一月內繼
死唯孔目獨存鄆陵人周西瑞琥嘗知南康軍

與定先後隔政其子穀聞之於孔目云亢以武
舉得官

夏氏骰子

夏塵字幾道衛州汲縣人崇寧大觀間居太學
甚久未成名家故貧至無一錢同舍生或相聚
博戲則袖手旁觀時從勝者覓錙銖俗謂之乞
頭是也一夕束帶焚香對局設拜曰塵聞博具
有靈敢以身事敬卜今年或中選願於十擲內
賜之渾化不然將束書歸耕無復進矣祝罷

授莎擲焉六子皆赤夏愕喜不敢自信又祝曰

至誠齋心以平生爲禱恐適者偶然願更以告復再投之三采皆同乃再拜謝神既是歲果於莫儔榜登科後官至中大夫川陝宣撫司參議官其家藏所卜骰子奉之甚肅

右一事周穀說

治挑生法

莆田人陳可大知肇慶府肋下忽瘡起如生癰癩狀頃刻間大如盆識者云此中挑生毒也俟五更以豆嚼試若香甜則是已果然使搗川

升麻爲細末取冷熟水調二大錢連服之遂洞
下瀉出生葱數莖根鬚皆具瘰即消續煎平胃
散調補且食白粥經旬復常雷州民康財妻爲
蠻巫林公榮用鷄肉挑生值商人楊一者善醫
療與藥服之食頃吐積肉一塊剖開筋膜中有
生肉存已成雞形頭尾背翅悉肖似康訢于州
州林置獄而呼楊生令具疾證及所用藥其
略云凡喫魚肉瓜果湯茶皆可挑初中毒覺勾
腹稍痛明日漸加攪刺滿十日則物生能動騰

上則胃痛沉下則腹痛積以瘦悴此其候也在
上鬲則取之其法用熱茶一甌投膽礬半錢於
中候礬化盡通口呷服良久以雞翎探候中即
吐出毒物在下鬲則瀉之以米飲下鬱金末二
錢毒即瀉下乃碾人參白朮末各半兩同無灰
酒半升納餅內慢火熬半日許度酒熟取出溫
服之日一杯五日乃止然後飲食如其故

挑氣法

從事郎陳適爲德慶府理官鞠一巫師獄巫善

挑氣其始與人齟齬欲加害則中夜扣門呼
之俟其在內應答語言相聞乃以氣挑過是人
腹肚漸脹日久腹皮薄如紙窺見心肺呼吸喘
息病根牢結藥不可治獄未成而死江瑒鳴三
作守以事涉誕怪不敢寘於典憲但杖脊配海
南此妖術蓋有數種或呪人使腹中生鼈者或
削樹皮呪之候樹復生皮合而死者然不得所
以治法

右二事
陳通說

南豐知縣

紹興初某縣知縣趙某李子二十歲未授室與
館客處於東軒及暮客歸子獨宿書院聞窻外
窻窻有聲自牖窺之一婦人徘徊月明下方駭
盪閒已傍窻相揖驚問云汝何人竊至此曰我
東鄰女也慕君讀書踰牆相從肯容我一聽乎
欣然延入留不使去自是曉往夕來子神情日
昏悴飲食 削父母疑而扣焉不以告密訊左
右者曰但聞每夜切切如私語又時嬉笑久欲
白而未敢父 知爲鬼所惑徙歸同榻寢即寂

然踰月顏色膳飲稍復舊一日獨處房中忽大呼求救似爲人捽髻而出驅行甚速舉家不知所爲婢僕兵牽挽而力不可制迺由書院東趨後園繞出門去愈速將至八角大井邊欵仆地不醒家人共扶昇歸移時乃能言云實與婦人往還久及徙室不復來今旦父母在堂上忽見從外入忿怒特甚戟手肆罵曰許時覓汝不得元來只在此便向前捽我髻盡力不能脫直造井傍以手招井內即有無數小鬼出皆長三

二尺交拽我勢且入井俄一白須翁坐小涼轎
僕從三十輩目圍角奔而至傳呼去不得不得
羣鬼悉斂手翁叱曰著棒打僕從舉挺亂擊皆
還井中翁責婦人曰我戒汝不得出那敢如是
婦低首歛衽無一言又曰元有大石鎮井上今
何在僕曰宅內人與將搗衣矣咄曰不合動著
鞭婦人數十罵之曰汝安得妄出爲生人害況
郎君自有前程耶遂入井命別扛巨石塞于上
告我曰吾乃上地也來救郎君郎君性命幾爲

此鬼壞了歸語家中人此石不可動也語罷復
升轎去此子後得官仕至南豐宰

金陵邸

紹興初朝士赴調臨安過金陵投宿官舍從僕
解擔散去獨坐堂上良久東邊房門自開一奴
蓬首出青衫白袴矐目視之舉手指曾曰曾中
有玉環問君知不知矐然復入士駭怖不能走
幾欲墮地驚魄小定方攝衣正席西邊房門又
開一婦人衫裙俱青抱嬰兒以出亦矐目而視

指其兒曰官人殃殺我語訖遽入房士肝膽皆
震欲走而足不能步欲呼而聲不能出移時僕
自外至急徙於客邸迷罔者終日

夷堅志丁第一卷終

夷堅丁志卷第二 二十事

鄒家犬

筠州新昌縣民鄒氏養犬極馴每主翁自外歸無問遠近必搖尾跳躍迎于前鄒生嘗負袒繫獄踰旬得釋比還家日已晚犬喜異常時瓜誤冒王衣衣爲之裂鄒以爲不祥妻曰我恰出獄犬乃爾遼山寺方作屋吾欲搗匠可殺犬烹之副以麪五斗往妻如其言明日鄒詣寺命童負一合自隨至則僧待於門迎白曰勿啓合得

非以犬與麪來乎鄒愕然問所以僧曰擅越入
坐堂上茲事言之則不忍不言則負所託昨夜
夢擅越之父曰我以貪戀故不能超脫託生爲
本家犬故見吾兒歸必出迎適以其釋囚係而
還喜其誤敗其衣兒遂與婦謀而殺我充饋雖
然就死亦幸捨畜身若得免剗齋之苦師恩厚
矣生時有銀若干密埋于竈外恐爲人盜取常
睡卧其上煩戒吾兒發取之爲作佛事以資冥
福持所餘尚足營生也鄒聞言悲慟且云大日

夜寢于彼遂瘞之寺後歸發其藏果得銀如數乃設水陸於寺中

張敦夢醫

廬陵人張敦精於醫術浪跡嶺外嘗僑寓潮州夢人邀去大屋沈沈如王居立侯門左吏導之使入及廷下望其上帘幕赫然主人冠服正坐一少年著淺色衣紅勒巾引敦上診脉敦云腎藏風虛恐耳鳴爲害冠服者曰連日正苦耳痛看得極好且覓藥願少年可與錢二十千敦未

暇予藥驚而寤不省爲何處疑必神祠也明日
徧訪求至南海行廟盡憶所歷引而上者蓋東
廡小殿王子也登正殿瞻視神像左耳黃蜂巢
焉即謹剔去焚香再拜而退又明日郡之稅官
折簡來云客船過務敗稅抵言是君家物果否
敦念初無此亟往證其妄見舟人已繫梁間遙
呼曰某乃劉提舉姻家蔡秀才田客知君與提
舉厚又與監稅游故託以爲詞爾敦爲營解縱
去旣而蔡來謝且餉布帛之屬正直二十千提

舉者劉景也

管樞密

縉雲管樞密

師仁

爲士人時正旦夙興出門遇

大鬼數輩形貌獐惡叱問之對曰我等疫鬼也
歲首之日當行病於人間管曰吾家有之乎曰
無之曰何以得免曰或三世積德或門戶將興
或不食牛肉三者有一焉則我不能入家無疫
患遂不見

小孤廟

呂 中赴湖北轉運舟行過小孤山入謁廟見
案上古銅洗甚竒有款識愛之曰予神以所用
銅盆 去寘諸行李舟中揚帆而上薄晚繫纜
獨此舟不來明日先行達九江商人繼至言後
一舟沉溺方呼岸上人漉取輜重呂亟遣往視
果也篙師云離廟下未遠便若有物繫柁底百
計取之不能動初無風濤正爾覆溺點檢所載
雖濕壞皆不失獨銅洗不知所如矣他日有客
至廟中蓋宛然在故處

富池廟

興國江口富池廟吳將軍甘寧祠也靈應章著
舟行不敢不敬謁牲牢之奠無虛日建炎閒巨
寇馬進自蘄黃度江至廟下求孟琰欲屠興國
神不許至于再三進怒曰得勝琰亦屠城得陽
琰亦屠城得陰琰則廟焉復手自擲之一
墮地一不見俄附著于門頰去地數尺屹立
不墜進驚懼拜謝而出迄今龕護於故處過者
必瞻禮殿內高辟上亦有二大琰虛綴楣間相

傳以爲黃巢所擲也

濟南王生

濟南王生參政 曾宗人也登第出京行數
里閒憩道旁舍主人亦士子留飲之酒望舍後
橫屋數楹簾幙華楚問爲 曰某提舉赴官闕
中單車先行留家於此以俟迎吏今累月矣遙
窺其內隱隱見女子往來甚少艾注目不能去
抵暮留宿主人夜與語因及鄉里門閤審其未
爲言提舉家一女極韶媚方相託議親子有

意否生欣然唯恐不得當也主人爲平章翌日
約定女之母邀相見曰吾夫遠官鍾愛息女謀
擇對甚久不意邂逅得佳婿彼北在旅不能具
六禮一相與略之乃草草備聘財擇日成昏且
許生挈女歸濟南須至閩遣信來迎旣別不復
相聞生不以爲疑女固自若歷四五年生二子
起居嗜好與常不殊但僮僕汲水時只用前
桶而弃其後以爲一絜自携婢來兒調飪紉
縫非出其手不可夜則令卧床下告生云我

體中不佳略就枕切勿入房驚我生然之俄頃
震雷飛電大雨滂沛火光煜然盡室危怖移時
始定女與婢皆失所在矣初生之入京道經某
處龍母祠因入謁覩龍女塑容端麗心爲之動
默念他年娶妻如此足慰人心及出門有巨蛇
蟠馬鞍上驅之弗去始大恐復詣祠拜而謝過
泊出乃不見後遇茲異識者疑其龍所爲云

海鹽道人

王觀復待制本崇寧初爲海鹽令當春月啓縣

賣酒游人杏至王長子鉞字秉義年十餘歲
亦目焉逢一野道人舉手前揖呼爲供奉談
笑久之乃去鉞惡其官歸以白父莫測所謂
也後十年政和官制行西頭供奉官為秉義
郎始悟道人之言乃更名鉞而字承可

二鬘哦詩

王承可侍郎建炎末居分寧田舍夢黑衣男女
僅三十輩兩人如夫婦立於前餘皆列于後泣
拜乞命夢中似許之明日縱步門外逢村民負

斃來 置地上二人者居前餘二十六枚在後
恍惚昨夕事盡買之放諸溪流是夜夢一墨衣
來謝且哦詩兩句云放浪汪湖外全勝沮洳時
然有自得之貌喜色可掬蓋向者處陂澤之
間而爲人所取也

張通判

乾道六年縉雲人張某爲韶州通判隨行僕與
婢事敗擒付獄陰諭錄參吳君使斃之吳以
白郡守周濟美元周以爲不可使正法具獄杖

配隸嶺北張意不滿擇木廳軍校使

云殺之而歸當厚賞校奉命就道越二日拉殺之于南雄境上是夜周夢僕泣訴曰某有罪賴使君全活之恩今竟爲通判所殺幸使君之明日窮治其事軍校者已歸趣治之亦坐決配張在書室見僕立于前方以未押行爲怒忽所覩即仆地遂得疾暴下踰旬而卒

孫士道

福州海口巡檢孫士道嘗遇異人授符法治病

甚簡易神應響答提刑王某之弟婦得疾為物
馮焉斥王君姓名呼罵不絕口如是踰年禳祀
禱逐無不極其至不少痊聞孫名遣招之孫請
盡室齋戒七日然後冠帶焚香親具狀投天樞
院弟婦已知之云孫巡檢但能治邪鬼爾如我
負冤何及孫至邀婦人使出王曰病態若此呼
者必遭咄罵豈有出理孫曰試言之婦欣然應
曰諾少須盥洗即出矣良久整衣斂容如平時
見孫曰我一家四人皆無罪而死於非命既得

請上天必索償乃已法師幸勿多言且披其

示之云被酷如此寃安得釋孫但開曉勸解使

勿爲厲即再三拜謝而入孫密告王曰公憶南

劍州事乎王不能省孫先已書四人姓名于掌

內展示之王首不語意殊悔懼蓋昔通判南

劍日以盜發屬邑往督捕得民爲盜囊橐者禽

其大婦戮之其女嫁近村間父母被害亟來哭

悲號忿詈王怒又執而戮之女方有娠實四人

併命也孫曰此寃於吾法不可治特可暫寧爾

它日疾再作勿見喚也自是婦稍定越兩月復然訖王死婦乃安

潮州孕婦

乾道三年潮州城西婦人孕過期及產兒才如手指大五體皆具幾百枚蠕蠕能動以籃滿載投于江婦人亦無恙古今無此異也

張注夢

邵武人張汪紹興丁卯秋試夢人以箸插于髻日子欲高薦當如此乃可既寤熟思之曰吾

汪若首加點則爲注乃更名 是年果薦送將
試春官又夢綠衣小兒自 中曳其衣曰勿遽
往可待我也既而不利至乾道己 始以免舉
再行而同里丁朝佐亦預計偕二人同登科朝
佐正生於丁卯始悟前夢戲謂 曰爲爾小子
我二十一年相與大笑而已

劉道昌

劉道昌 本豫章丘子略識字嗜酒亡 橫
肆間嘗以罪受杖于府羞見儕輩不敢歸徑登

滕王閣假寐夢道士持一卷書寘其袖曰謹祕
此行之可濟人雖父兄勿示也戒飭甚至既

在袖間頓覺神思洒落視其文蓋符呪之

還家即繪事真武象爲人治病行醮所書之符
與尋常道家篆法絕異所療治或服符水或
掬香爐灰或呪棗殊爲簡易且告人曰夜必有
報應無不如意以治牛疫亦皆愈郡人久而知
敬共作真武堂居之初將鑿池取水施病盡忽
有泉涌千庭極甘冽及加浚治正得一古井今

其術盛行而道書不可得見但以符卡許道刻石云

李家遇仙丹

豫章西者李全舊隸建康兵籍紹興辛巳之戰傷目折足汰爲民而病廢不能治生乃乞於市二拐以行目視荒荒索塗甚苦每過王侍郎宅門必與數錢忽連日不至謂必死矣經半月復來則雙目瞭然行步輕捷自說逢道人授藥万且戒我服之有效當貸以濟人勿冒沒圖利

日七百錢便足問其姓不肯言我積所而今
藥服之十日眼已見七分而脚力如舊矣
即用其方賣藥持大扇書李家遇仙丹揭二
于竿服者皆驗然所得未嘗遇七百錢一日多
至兩千遂卧病不能出錢盡乃安時乾道己丑
歲也

劉三娘

豫章狂婦劉三娘病心

每持二木箠相敲擊

終日奔走于市衣藍

垢汗好辱罵人夜或

宿祠廟中雖有子爲兵然視之汨如也宋

樞密

撲獨識爲異人張如瑩尚書

澄作守常呼

入府舍留三兩夕 飲食或弃廷下或 矢被

久之忽告常所往來者曰某日吾當死已而

果然其子瘞諸野後半年 駛往長沙見之擊

箠如故駛 問曰三娘爾死矣那得在此笑曰

寄語吾兒在北甚安再三問不對亦不復再見

歸語其子發視 處空空然

興國獄卒

興國軍司理院有囚抵法當陵遲獄卒李鎮行
刑囚告之曰死不可辭幸勿斷我手將不利於
爾家鎮不聽至市先斷其二手曰看汝將柰我
何越二日鎮妻生子兩腕之下如截時王濱淮
川爲通判親見之

丘氏承禍

乾道六年南雄州攝助教丘悅家病疫其家大
猪育數子或人頭雞頭豹首馬首儼如塑繪瘟
鬼狀遂殺祭而禳之其禍愈甚悅與妻皆死

長子如岡 鄉薦亦夫婦併亡凡八九喪百
計禱禴久 乃定此近豕禍也

宣城死婦

宣城經戚方之亂郡守劉龍圖被害郡人爲立
祠城中蹠血之餘往往多丘墟民家婦任娠未
產而死瘞廟後廟旁人家或夜見草間燈火及
聞兒啼久之近街餅店常有婦人抱嬰兒來買
餅無日不然不知何人也頗疑焉嘗伺其去躡
以行至廟左而沒他日再至留與語密施紅線

綴其裾復隨而往婦覺有追者遺其子而隱獨
紅線在草門冢上因收此兒歸訪得其夫家告
之故共發家驗視婦人容體如生孕已空矣舉
而火化之自有其子聞至今猶存荆山編亦有
一事小異

白沙驛鬼

南劍州東界白沙驛素多物怪行客僕廝單寡
莫敢宿紹興甲戌方務德侍郎滋帥閩幕府
八人來迎皆宿是驛時當初暑並設榻堂上

方就杭主管機宜王曉忽驚魘呼衆起燭
視之尚爲紛拏抵鬪之狀良久乃醒云適睡
猶未熟有白衣婦人來床見逼驅逐不去且
吾衣不置諸君起方相捨耳衆視曉袒服碎
如懸鶉爲之通夕秉燭不敢寐

李元禮

福州福清人李元禮紹興二十六年爲漳州龍
溪主簿攝尉事獲強盜六人在法七人則應改
京秩李命弓手冥搜一民以充數皆以贓滿論

死李得承務郎財受告便見寃死者立於前悒
悒不樂方調官臨安同邸者扣其故頗自言如
此亟注州同安縣以歸東擔出城鬼隨之不
置僅行十里宿龍山邸中是夜暴卒

此卷皆王
稚川說

夷堅丁志卷第二